



满架花被晒晨晖

詹慧群

衡阳今年的一月、二月，统统都被南海龙王包了月，流量不限量。这雨，大一点、小一点，小一点、大一点，淅淅沥沥、哗啦哗啦，一直不知疲倦地下着，没完没了。别说空气湿漉漉的，好像能捏出水来，就连我这个大活人，都成了“潮人”，仿佛一不小心，头上就能长出蘑菇来。

那天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家里的被子几个月没有见太阳了，该晒晒了。”“好，”母亲说，“等天晴吧。”其实，去年年底，是天晴过好几天的，但淳朴、善良的母亲，非但守不住自己门口的那一块“领地”，连自己架好的晒架都被人捷足先登、“鸠占鹊巢”了——对面的几栋商品房，一年四季基本见不到阳光。但对那些家庭主妇们来说，世界上只有追不到的光，没有晒不到的太阳。只要一出太阳，她们就会搬出大堆的衣服、被子来，千方百计寻找晒场，任何能悬挂、晾晒的地方都不会放过，甚至电线、电缆都不放过。而说不出“先人后己”这个词儿的母亲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却忘了世事无常，尤其是老天爷的脾气更是三岁小儿郎。

昨天上午，缠缠绵绵的三月雨终于停了下来。流浪很久的太阳钻出了厚厚的云层，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，尽管还苍白着脸。但终于天晴了。很快地，门前的晒架上就被花花绿绿的被子占满了。我也把棉被搬出来，与阳光来一场亲密接触。此时，经过连番雨水的洗礼，四周的花草树木显得格外青翠，就连空气似乎也被清洗过了，更加清新，不时还有若有若无的花香飘洒开来。和煦的阳光无私地照耀着，浑身温暖的同时，心情也变得舒畅和愉悦起来——其实我是很喜欢晒太阳的人，喜欢让太阳晒出我的阴影。没有太阳的日子，那些阴影就得留在我的心里。望着满架花花绿绿的被子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晒被子的往事。

小时候，每过一段时间，母亲都会在天晴的日子把被子抱出来晒太阳。于母亲而言，晒被子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。因为母亲非常爱干净，差不多每次晒被子的同时，都会先把棉被的被面和被里拆下来洗干净一起晒。在当年的那一群小伙伴们里，我和弟弟也一直是穿着最整洁最干净的人。

那时的被子，都是赶集时买了棉花，请弹匠师傅到家里，好酒好菜招待着，然后家里架一个大台子，把棉花铺在上面，他们用一把长长的大弓，把一朵朵棉花弹得蓬松如云朵，再经过成型、张纱、軋平等工序，最终成为一床厚重温暖的被子。被套是由被面和被里两部分组成的。被面多是绘着大朵牡丹或者孔雀、凤凰的棉布，如果哪家被面是大红或者大紫的绸缎，那一定算得上是个“土豪”了。被里是那种用纯棉染织成的条纹或者格子花纹布。

如果天气特别晴朗，母亲就会在晨曦初微时，把我和弟弟从温暖的被窝里喊醒，催促我们赶紧起床，说是要“抢太阳”。在此之前，母亲早早地就烧开了一大锅茶麸水。我们起床穿衣的功夫，母亲就手脚麻利地把被面和被里拆了开来。

用茶麸水洗过的被面、被里，特别干净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茶香味儿。漂洗之后，母亲还会把它们用稀米汤水浆一遍，让它们干

后平整熨帖，不至于皱巴巴的。最难忘的是母亲叫我和她一起拧被里。母亲把被里一头的两个角扭到一起，用力拧干，然后放到我的手里。我双手握着被里的一头，母亲双手握着被里的另一头，我们一反一正地用力拧着，脚步慢慢地不断向后移动、移动。有时，母亲稍一用力，我一不小心，被里就从我手里掉落地上。母亲又气又好笑，只好一边笑骂我“屁大的力都没有”，一边再去清洗——小时候的我，属于骨瘦如柴型，力气当然不足。

太阳下山前，母亲便开始收被子、缝被子。缝被子也是有规范的程序的。母亲事先用两扇门板搭成一个台子，把被里纵向对折，折痕正对着两扇门板的拼缝。然后把棉被同样放上去，之后把被面放在棉被上，再把被里多出来的长和宽折回来压在棉被上，四个角处还折成好看的剪刀型。接着，便用针线从一处被头开始，沿着被里折回来的部分，一针一针地缝过去。每次缝被子，母亲总是让我帮忙拉直对称、穿针引线。为了图省事，我经常穿一根很长很长的线。但这样的结果常常是，线过长易打结，我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去解疙瘩。“懒人用长线！”每每此时，母亲就这样教训我。

到我结婚时，已经流行现成的被套和羊毛被。但母亲在为我置办了这些的同时，还是固执地买了上好的棉花，请了弹匠师傅到家里，为我做了棉花被。同时为我置办嫁妆的，还有我的外婆。外婆甚至先后两次请弹匠师傅去家里加工棉被，一次为我，一次为小姨。那些棉花被的外面，母亲仍然固执地缝上了被里被面，再用被套装上——平时只要洗被套，换季的时候才拆开被里被面一起洗。我婚后很多年，都是母亲来我家洗被子、晒被子、缝被子。

我第一次去婆家，婆婆说：“知道你要求，我特意晒了被子。”晚上，睡在温暖的被窝里，感觉阳光的味道何止是在被子上，还在人的心里啊。后来，每一次到婆婆家，婆婆都会提前把家里的被子晒好。原来，母爱是相通的。

现在，婆婆已经故去，母亲也已年近古稀。弟弟一家远在广西，父亲也经常去弟弟家小住。更多的时间，母亲一人独居。那一日，我去看她，母亲正在晒被子。让我疑惑不解的是，她抱出来的垫被不是一整张，而是小时候我们用过的那些风衣和抱被。母亲解释说：“大被子晒的时候，搬不动。唉，人老了，不中用啊！”那一瞬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。曾经，母亲在我们的心里，是多么的无所不能！

把母亲接来跟我们共住之后，她还是不肯歇着，做饭、洗衣、搞卫生、带孩子，一样都不曾落下。

此刻，在三月和煦的晨曦里，花花绿绿的被子，以及被子旁边忙碌的人们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。是啊，很多时候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，没有影视剧中的那样刻骨铭心和沧海桑田。生活，原本就该是烟火俗世的，美好人生的真理就蕴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，而晒被子，就是岁月静好、平淡怡然的生活。时光，就在如晒被子这样的细节中慢慢流淌，琐碎而又朴实，简单而又清浅。

母亲喜欢养鸡

刘志斌

惊蛰一过，季节的雨便和三月缱绻缠绵。这时，有的母鸡开始蹲窝。发情蹲窝的母鸡蓬松着全身羽毛，不吃不喝一整天伏在窝中。而母亲，又开始忙碌养鸡了。

让蹲窝母鸡孵小鸡，母亲经验丰富。她首先挑选一只健壮的蹲窝母鸡，然后又精心挑选用来孵小鸡的蛋。用母亲的话说，有的蛋是“公蛋”，孵不出小鸡。“公蛋”就是没有经过授精而产下的蛋。那时，家里总会养一只五彩斑斓、精神抖擞的大公鸡。

有一次，我坐在门槛上吃饭，那只平时昂首阔步的公鸡直接冲向我。然后，伸出彩色的脖子，探着灰黄色的尖喙，一言不发朝我碗里啄来。我一惊之下，放下碗，抄起扫把追着公鸡满坪打。母亲听到公鸡连串的叫声，一边疾速奔出门来，一边忙喊：“鸡怎么了？鸡怎么了？”母亲二话不说，一把抓住我，夺过扫把。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责厉：“打鸡干什么？打鸡干什么？明年还要利用它孵小鸡呢！”

母亲养鸡，是有原则的。对孵蛋期的母鸡，喂稻谷。并且说：“稻谷黄，稻谷黄，孵出小鸡做娘娘。”孵出小鸡的那阵子，给母鸡喂白米。则说：“白米好，白米好，鸡娘带好鸡宝宝。”那时，家乡还没通电，母亲坐在板凳上，左手端着煤油灯，右手往地上撒食。昏黄的灯光里，洋溢着母亲满脸的慈爱。

对于毛绒绒的小鸡，母亲照顾得很细心。母亲把白米用菜刀柄细细碾碎，再用清水泡软。然后，咯咯地呼唤。看着母鸡带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围在身边，母亲的眼神总是愉悦的。那愉悦的眼神里仿佛有一张网，能把鸡们网进去。母亲蹲下身子，一把一把地往地上抛洒泡好的白米。母亲甚至乐于把手掌当鸡们的食盘，她把白米放在掌心里，伸着手掌让鸡们啄食。仿佛，那一下一下的轻啄，就像婴儿时不懂事的我用胖嘟嘟的小手无意中的捶打一样。

鸡稍大后，母亲就会千方百计寻来大纸箱，在纸箱下部精心铺好一层干稻草，再在稻草上铺上一层旧衣服。每天晚上，母亲就在煤油灯光中，把小鸡一只只轻轻放进纸箱中，然后把母鸡也放进去，再把纸箱放到床下。无数个夜晚，母亲就在小鸡们的呢喃声里愉悦入眠。看着母亲不厌其烦、精心把鸡养大，我觉得这鸡在母亲心头的地位，就如父亲心中的牛。家里有一头老黄牛，父亲很珍爱。有一年双抢季节，为赶时间，牛耙完一丘田，已是中午。父亲顾不上吃饭，火急火燎把牛牵到塘边，一边往牛身上浇水，一边疼爱地说：“兄弟，辛苦了！辛苦了！”结果，此情此景，被路过的村人听见，传为笑谈。

母亲对鸡的感情确实深。有一阵子，连续失踪几只鸡，母亲没找到原因。那一段时间，母亲有点伤感，吃饭都没心思。母亲一有空闲就在房内房前房后四处寻觅。房前房后杂草丛生，蛇虫出没。父亲担心母亲安全，不准母亲寻找。父亲安慰母亲：“丢了，就算了，别找了！”可母亲不听，回父亲：“鸡这么大了，怎么能丢就丢呢？”母亲最后把目光锁定在屋侧边的那一堆废砖上，废砖被杂草枯枝遮盖，平时很少注意。母亲拖开枯枝，扯掉杂草，发现砖底下有一个碗口粗的洞，洞口有少量的鸡毛。母亲拿把锄头，发疯似的一阵狂刨。砖被母亲挑走了，但母亲看着失踪的鸡的残骸，眼里有泪水在流转。

真正理解母亲对鸡的感情，应当是我上初三的那一年。根据我的学习成绩，考入高中应该没问题。那一年，母亲和父亲商量好后，便养了三百多只鸡，还特地空出一间房子，当做鸡窝。在母亲精心喂养下，到了七月底，鸡就有了2斤左右一只。正好，我的高中通知书也来了。看着一只只毛羽鲜亮活蹦乱跳的鸡，母亲说话的声音里都可以拧出蜜糖。

父母睡在楼上。我和弟弟睡在楼下。有一天半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鸡的叫声。刚开始以为是鸡受到什么惊吓以致于骚动，于是又睡去。可又被鸡的叫声惊醒，我爬起来，向关鸡的房间走去。推开门，打开灯，只见地上有三个蛇皮袋，袋内装好的鸡在不停地蠕动。其他的鸡在屋内惊慌地叫着、乱钻着。侧边的门已打开。我连忙呼喊，父亲不顾凶险，一个人打着手电满山满岭追偷鸡贼，母亲在家清点照顾剩下的鸡。我和弟站在门前的石头上，看着父亲的手电光在远处的黑暗中时隐时现地游动。

黎明时分，父亲回来。偷去的鸡没找到，但父亲找来了锤子。偷鸡贼撬开了窗子上的二根钢筋，从窗户里爬进房。父亲锤着被撬得弯曲的钢筋，母亲坐在关鸡那间房子的门槛上。母亲看着安静下来的鸡，一直沉默着。黎明的微光笼罩着母亲，母亲显得伤感无助甚至凄怆。

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成熟了许多，我深深地明白了母亲心中此时的心情。她失去的不只是鸡，而是我高中的学费，甚至是母亲家庭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母亲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从不轻易向人开口借东西。鸡被偷走，意味着家中需要向亲朋好友求助。那时农村生活穷困，亲朋好友又有几个能帮忙呢？

曾经，因为母亲太关心鸡，我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嫉妒甚至不平。某个下午，趁母亲不在家，我拿起石头打鸡。最后，母亲一手拎着被打死的鸡，一手拿根棍子追着我翻过两座山。

母亲又在鸡窝边察看鸡。母亲今年又养了几十只鸡，母亲说现在土鸡蛋难买，得养些鸡生蛋，把蛋给孙子吃。月亮出来了，日趋衰老的母亲，披着一身皎洁的月色，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。

母亲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不会打麻将字牌。母亲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养鸡。母亲这辈子，就像一只老母鸡，张开清瘦的翅膀，千方百计为家庭遮风挡雨。